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後宋慈雲走國全傳 第三回 保忠良視死如歸 抹奏折被蒙似偶

當時包爺只見東西兩宮一連兩道懿旨頒下，一要存私；一要公斷。想來今日奸佞滿朝，又思己乃官卑職小，領下此重案怎能駐足？況且陸大師乃三朝元老，壽登七□，一品國戚之榮，剛正忠良。豈得害他無後？如要公審，追奸搶奪民家婦女上復聖上，想奸妃之父非比別臣，乃當今寵用，焉能扳倒得他？況陸公子禍福難分，奸妃父女未必容得我包某。也罷，不免立個主見，明天如此如此，以盡為臣忠節，方能見得吾包祖於地下。想罷，次日早晨吩咐李氏夫人，收拾行程東西什物，盡情帶回江南省而去。李氏夫人嚇了一驚，詢問緣何即日登程。包爺曰：「下官今日不幸奉旨審辦正宮、西宮二國舅一重案。實想來公私兩字難辦。今特著夫人與兒女三人回歸本土，避隱埋名，以延包氏一脈。」李氏夫人曰：「老爺，汝為官□餘載，還不知進退？近日奸佞滿朝，順他者生，逆命者死。不若老爺也依違其間，安穩做官，豈不為美？何必定與彼抗對，顧什麼陸國舅公與不公？」

包爺聽了怒曰：「汝乃女流之輩，怎曉忠義留千古？如要我存私害了忠良之子，豈不盡壞我包家先祖英名？」語畢，將五歲小孩兒名包英抱上，女兒三歲，不覺流淚一行，呼聲：「夫人，汝回歸江南省，不可回廬州府，且往揚州入籍，休從吾係汝丈夫。他日兒子長成，教習經書，不要出仕，將功名兩字付落東流之水。須將女兒揀擇善良門第，方可匹配。切須緊記於心。今世夫婦重逢須在三更夢裡耳。」李氏夫人聽了紛紛下淚，呼聲：「老爺，汝如此言來，想必以死盡忠報國，但今子女幼小，倚靠何人？」包爺曰：「一出仕王家，此微軀乃聖上的，也顧不得家計，但汝回歸故土，尚有薄薄產業，可以與兒女度其日給。今有俸資六百兩，汝攜帶三百兩回歸，留此三百兩贈與陸國舅逃難遠方。即日登程，不得有誤。」夫人含淚接轉，收歸內匣，即日帶同家人、使女，盡出登舟，夫妻灑淚而別不表。下文包家之子自有交代分明。

卻說包爺安罷夫人去後，是晚即傳知值日該房班吏，不用企堂俟候，只因案情重大，今夜封鎖府行淨審夜堂。眾役且在頭門外俟候。」眾役人領命。

是夜排晚膳在後堂，請至陸公子同用。席間公子動問：「公祖老爺，緣何連日不開堂詢問，並面上有不樂之色？」包爺呼聲：「國舅，此事不用開堂審詢了。」談說一番，晚膳已畢。包爺又呼：「國舅，下官立定主意，今有白金三百兩，請國舅收下。待至四鼓將殘，城門一開即要逃走為上。」

公子曰：「公祖老爺差矣，此事斷難從命。吾一身犯罪一身當，如放走了我，聖上執責，奸相怎肯相容，恩官一命休矣。豈肯累及於汝，況又累及我父親。此事斷斷不可。」包爺曰：「下官即晚疏成一本章一道，將這龐賊狗子惡跡，並及強搶民間婦女，一齊疏明。但得君王感悟其奸賊縱子擾害良民，聖上必然不追究汝之逃走，然則汝令尊大人不妨矣。所慮者，奸賊埋沒了此本之弊。惟今也顧不得許多。汝倘不依吾言，被這奸臣所害，汝父子二人一網打盡，則忠良香煙斷絕，汝之不孝莫大焉。」

公子聽了含淚點頭曰：「既蒙恩官如此盡情，恩如淵海，難報萬一。惟今害了汝，於心實覺不忍。悔不當初路出金門潼關之時，不聽高姐丈之言，至有今日之禍耳。還請問恩官，令公子有幾人？」包爺曰：「下官命薄，現年半百，單生一子一女。子名包英，年方五歲。昨天已打發回江南家鄉去了，並無顧慮矣。」陸公子紛紛下淚，「深感恩官大德，又害著夫妻分散、父子別離，吾之罪咎深矣。請上受陸某一拜。」語畢磕頭下跪。包爺即忙扶起，曰：「國舅不用傷情，下官為官二□餘載，並不受民間分釐，並不屈枉一事，頗務祖上之名。於生死之際，有何悲歡？只要死得留名馨香，即死猶生也。況吾將近耳順之年，不為夭折所指，且放歡懷。」公子含淚起來曰：「今蒙恩官放我逃生，倘有回朝報仇之日，定必訪求著令公子，結為生死手足之交，斷不敢少有忘恩也。」包爺曰：「國舅若有此舉，下官即含笑於九泉矣。」

言言語語，不覺時交四鼓，包爺催速陸公子，登時改裝，一程逃出皇城去了。有老家人跪稟：「大老爺，汝今一時仗義放脫了陸國舅，明日怎生上復聖旨？龐丞相怎肯干休？不若依老奴拙見，棄官逃遁，隱姓埋名，方得保全性命。望大老爺參詳。」包爺曰：「汝言須是，本官倘掛印棄職奔逃，即為不忠。豈不有壞我包家累代忠硬英名？況本官一人死了，方不累及同宗親屬。汝今年紀高邁，在我包府四□餘秋，一向謹細，我死後，汝且收拾餘剩家資，回歸本土去罷。」老僕人諾諾應允。

不覺到次日，乃第三天。包爺於三更時分更換朝服，淨手焚香，拜本放於桌上，吞金而亡。是晚一人不在，至天將黎明，老家人進內，唬驚不小，喊救哀哀。眾書吏役人忙忙慌亂，已是不活。是日天子早朝，文武參朝已畢，值殿傳旨：「政事啟奏有無？」

忽文班中龐丞相奏啟：「上此天開封府尹領審此案，未見復命，請旨定奪。」天子聞奏，即差龐丞相帶領二□名御林軍，宣開封府上殿。龐丞相一程來至包衙，只見役人、書吏紛紛抱救，方知包爺死了，心下大驚，「想必放走了陸鳳陽。」一程進內衙，又見桌上奏本一道。拾起觀看，唬得慌忙不已。句句劾奏他縱子行兇，款款俱乃擾害良民，不法之語。「幸得聖上差吾到此，倘差別位官員，此本一上，不獨陸鳳陽脫出無罪，即老夫也被他倒扳矣。」看罷將火焚化完，吩咐眾軍回朝復命。上殿見駕，即將包公放陸鳳陽並畏法身亡，一一奏知。

天子聽奏怒曰：「違逆朕命，不著實領辦，私放陸鳳陽。好生可惱，枉辱了曾祖包文正公名望。今既死去，且免追究，依禮歸喪。」有龐相又奏言：「陛下休得獨責包府一人，此事只由陸國支與國母娘娘責伐壓制他要放走的，進退兩難，故不得不死耳。」天子未及開言，陸丞相聽奏心頭大怒，喝聲：「龐賊！好生刁滑。汝敢白捏無辜，欺惑聖上。吾既有心放走兒子，何不在家放去，還押帶上朝，由憑聖上處分？汝不要放著刁奸白捏，生成人面獸心，縱子不法，枉食聖朝厚祿，千秋之下臭名難免。」

龐丞相見他罵得惡毒，羞變成怒，喝聲：「老匹夫，縱子打死吾兒，還敢毒罵傷人，指手畫足，難道汝想打死老夫不成？」陸丞相怒目圓睜：「即打死汝這老畜生有何於礙？」言罷將手高持笏簡當頭打去。龐丞相一閃開，又還笏。二人在殿上吵亂起來。文武眾臣不敢解勸。

聖上喝聲：「金鑾殿上，誰敢吵鬧！二卿家不必動手。」當時國丈二人只是不理，打作一團。神宗天子只得下了龍位，呼喝相勸。不想陸丞相年紀高邁，眼目昏花，惱怒中難分好歹，失手一笏打在聖上當頭額上。眾臣大驚，天子大怒，喝聲：「老賊好生無禮！孤相勸解汝二人不要相爭喧鬧，在金殿中有失君臣之禮，不想老賊當殿打君，大屬不敬。汝子行兇，打殺無辜，朕曾看著元老親情，略輸情面三分。不想汝這老賊父子著實強橫。」吩咐值殿將軍拿出西郊斬首。

當下龐、陸丞相住手。陸丞相自知難免一刀，怒氣重重奏言：「聖止，老臣失手打君，罪難寬恕，大於國法。惟今奸佞當權，龐氏父女恃寵，定然專權亂政，內宮不寧，朝政必失，聖上須念大祖創開基業之難。今日老臣一死，豈足為惜，只願聖上削奪龐氏父女、弟兄黨羽，任用老成正士，臣即死九泉之下也安矣。」天子怒氣衝衝，喝聲：「老賊不必多言！」喝聲，「推出！」值殿將軍即時押出。

有眾大臣多來保奏，天子震怒之下只是不依，開言曰：「原無宰閣之刀，傳旨即賜紅羅。」不一刻報上：紅羅紋了陸太師。有文武中與陸太師交厚忠良無不暗暗垂淚。聖上傳旨：「著令依禮開喪，送柩回歸本土。」正要退朝，有內監下跪殿前啟上：「萬歲爺，陸後娘娘上殿。」

聖上傳旨宣見。天子一觀，只見陸後怒容滿面，即開言說：「御妻因何無旨宣召，自出金殿，見朕何事？」陸娘娘厲言：「聖上，臣妻實不奉宣上殿，因為失了君臣體統。但我父乃三朝元老，身為國戚，一品之尊，平素忠君輔政，一生剛正，勤勞王室，有大功於聖上。今日為著兒子犯罪，但今子罪未分案情未定，聖上即屈殺無辜。壽登七□，無罪死於紅羅之下。聽信奸臣之言，忠良慘戮。汝枉為萬乘之尊，還執責臣妻不奉宣上殿之過？汝今妄殺忠良，用佞棄賢，不以江山祖創為重，汝之罪過又何如？今臣妻羞出此殿中，預定一死，不圖錦衣玉食，不願裕後風光，只痛恨父親者邁死得慘刑耳。」

當時天子聽了大怒，喝聲：「不賢潑婦！不奉宣出御政殿，滿朝文武當朝，好生無禮，毒口罵朕。汝父當殿打君，死有餘辜。朕念他元老內成，不忍身首分開，至賜紅羅，著人開喪，送柩回歸故土。慈今汝這賤婢皂白不分，狂妄出殿，毒口罵朕，大失君臣之禮。要此潑婦何用？」傳旨推出，賜白綾絞死。值殿將軍答應。

有韓樞密、司馬太傅，一眾百官文武，齊齊下跪同奏：「聖上，陸國母乃恭儉賢淑，懿德素著。況君後乃天下臣民之父母，豈因些小言語過犯即行誅戮？豈不有傷國家仁厚之基？懇乞聖上准臣下所奏，則國家幸甚，仰藉天恩矣。」

天子見眾臣齊齊下跪保奏，怒氣略減，只宣：「眾位卿家平身。朕思君臣有義，父子有恩，寡人豈有不知？但他身為正陽昭院，統御六宮，母儀天下，豈容當殿失禮，又只知父女親情，不理君臣之義，應該死罪。茲今看眾卿情面，暫禁冷宮，命獄官看守，兩名宮女服侍。倘產下太子，復住昭陽；生下宮女，不許相見。」陸後含淚進回內宮。

當日陸太師缺了，加升參知政事呂公著為上柱國左班丞相。這呂公著乃呂蒙正之後，呂夷簡之子。呂相謝恩。又傳天下各省拿捉陸鳳陽回朝，因他私脫逃出，審詢未明，害及老親。文武官員拿解回朝者，官上加官；軍民解到，官封四品；不受爵祿，恩償白金五萬兩。倘有包隱，一同治罪。是日退朝，天子進至西宮。龐妃接駕，小心侍御，也不煩提。

次日頒旨，封西宮龐氏為昭陽正宮，御賜斬妃龍鳳劍一口，專察官中罪犯，任憑先斬後奏。龐妃謝恩領旨。龐國丈一門顯耀，喜色揚揚，也且慢表。

有一兵部尚書姓寇名元，乃先帝真宗丞相寇準之曾孫。當日見朝廷溺愛不明，今將陸國母貶罰在閒宮，心下惶惶。是一天，改裝帶了二僕知會了守禁官吳進，暗暗進內，命宮女稟知。陸後娘娘傳命兵部進見。當時寇元朝見，山呼畢，陸娘娘含淚曰：「老卿家體行大禮，難得賢卿有此念心。今特來見哀家，有何商議？」寇兵部曰：「臣啟娘娘，自前數天聖上不明，將老太師賜死，一言不合又貶罰娘娘。思來聖上不過一時之怒，豈不念元配之恩？況娘娘現懷龍胎，將來不日自復昭陽正位，仰祈娘娘須要保重貴體，不必傷懷，猶恐有傷龍胎，伏惟准依老臣勸奏。」

陸娘娘聽了，含愁呼：「老卿家金石勸言，哀家自當銘內。只如今昏君用奸退賢，將來江山必擾動。惟吾所懷，未知男女。倘產女孩，昏君有旨在先，不許相見。想來福不重來，禍有疊至，豈預必脫此冷宮苦度？況奸妃目下亦已懷妊，豈不心懷妒忌？老卿有此念及盛心，哀家即死在九泉，也既沾大德矣。且自請回，不必為吾過憂。」寇兵部聞言淚下，呼：「娘娘且保重加餐。倘產下太子，老臣自有設方，但須留心，猶恐奸妃差人打聽暗害。今老臣辭回。」陸後含淚應諾。

寇爺轉出，說知司禁官吳進：「但娘娘產下太子，即可報知。」吳進諾諾應允。但這禁官乃係寇元昔日家人，故寇爺不疑，直與他商議，說知不妨。況且吳進在寇府中□餘秋，寇兵部日久知他一向忠誠，正直之輩，故力托此秘密事情。當日辭駕出冷宮。未知怎生救得太子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